

我爱你，芝加哥的雪  
李秀丽  
2010年2月于芝加哥

几天前的晚上的一场大雪，把整个世界都包起来了。早上起床，眺望窗外，所有的大树小树灌木丛，房子草地，银妆素裹，在那冷艳的冬阳的衬托下，美丽宁静极了。外面虽然很冷，如不好好地去感受这良辰美景，岂不辜负了大自然的美意。于是把自己裹的严严实实，带着家狗 Pix 到外面遛达。空气是这么的清新，街道是那么的宁静，树上的冰和雪在煦煦阳光的感化下，噼噼啪啪，一点一点往下掉，更觉得这世界的安宁。看着这美丽的雪景，心中不禁有写诗的冲动，“千树万树银花开”从嘴里冲了出来，“千树万树银花开”又重复了一次，没有下文啦。Pix 抬头不解地看着我，好像在说“Are you crazy?”顿觉自己并不是吟诗的料。还是老老实实地用眼睛用心去感受这份自然的美吧。带着 Pix 围着街区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偶尔树上掉下一块小冰，砸在脑门上，砸得脑袋醉醉然，昏昏然，不知今是何年，身在何处。

这雪就是雪，还分什么芝加哥的雪，华府的雪？俗话说，十里不同天，就像美国的自由民主世界一样。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，深深感到千万不能在美国看到什么就说美国什么的，谦虚谨慎永远没错。比方原来在市区住，儿子的小学有午餐供应，搬到郊区就没有了，满以为这里所有的郊区学校都不供应午餐了，后来发现在我们家北边 20 分钟的车程的另一条村的学校又有午餐供应。

再说这芝加哥的雪就是不同华府的雪。今年华府也下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大雪，有一百四十八厘米厚，政府机关学校都关门了。身高根号二的同胞们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是多么大的一场雪。可华府的大雪是小概率事件，百年才一遇，芝加哥下雪可是大概率事件，一年遇一百次。从十一月下旬到三月上旬，基本上是不溶化的。在我这近二十年的记忆中，最早的在九月就飘雪花了，最晚在四月份还会下雪。

四月是北国的早春，雪花与冰雹共舞。往往先是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几天，郁金香啊，水仙花啊，风信子啊，番红花啊，所有的球茎植物都探头探脑，一如引蛇出洞，心急的要含苞怒放了。天有不测之风云，四月份很多时候芝加哥在一天之内，所有的气象都会遇上，先是阳光，再飘一阵雪花，然后狂风夹着急促的鹅卵石般大小的一阵冰雹，跟着一场大雨，最后是明艳的春阳，好一场风雪交响乐，可谓是萝卜加大棒，看你还敢百花齐放！每次雪花冰雹之后，我总是很心痛的到后院去摸摸这棵草，扶扶那棵树。幸而生命之顽强及春天那无穷的力量，不管那冰雪是多么的暴戾，芝加哥那万紫千红的春天总是那么的迷人。

小儿子小的时候在下雪天特别爱玩浪漫。他先把壁炉生起来，弄两杯热巧克力，在炉边铺开小毯子，要我给他读童话故事，或各读各的书。此情此景也真是够温馨的，所以我不管多忙，都会与他共享一段下雪天在壁炉边读书的时光。

下雪的时候，若是不用上班，在厨房里静静地看着后院雪花飞舞，分析雪花的形态（不知是谁说过，没有一朵雪花的形状是相同的），想象着红楼梦那些钗们披着大红斗篷，踏雪吟诗的情景，好一个浪漫情怀。芸芸众生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若上下班时下大雪，平时三十

分钟的车程，则要开两个小时以上，内心不断祈祷菩萨保佑，一程下来，心脏过劳，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感恩菩萨，今天逃过一劫。

记得一九九七年三月下旬的一天，当时身怀六甲，中午时分听到预告下午要下大雪，本该六点下班，那天三点半提前就开车回家了，不巧在高速公路砸到一个大坑，轮子漏气，挣扎着开到我们村的高速路出口，就趴下来了，那时还不到四点钟。雪越下越大，自己没有手机，先是一个好心人停下来，帮我打电话叫拖车，等了几个小时，还不见拖车，车子已经被雪全盖起来了。我在车里又冷又饿又尿急，胎儿逼着膀胱，特别多尿，怎么办，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，就用饭盒当尿壶，拉了一盒又一盒，还不见拖车来，这时又有一个好心人，冒着大雪帮我换了一个备用轮子，雪花把他的头发胡子全染白了，显得很善良慈祥，我内心无限的感激。没想到紧急灯闪了几个小时，没有电了，车还是开不起来，只好再等。到了晚上九点多，又有一个好心人停下来，主动带我到附近的加油站打电话求助，先是打回家，没人接，再打朋友家，原来先生把大儿子放朋友家，自己在外头找我去了。从加油站到朋友家，没有一英里也起码有一公里，我挺着大肚子，冒着大雪，像企鹅一样摆到朋友家。这时先生也回到朋友家，我们俩就跑回高速路出口，由于是出口，车速快，而且只有一个方向，幸好这时有一辆州的警车路过，帮我们把来车挡住，我们用一条电缆从先生的车送电把我这辆车起动车，到开回家时，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。

你若帮人打工，下大雪时还没有出门，拧住鼻子打电话给上司，今天病了，若已经在上班，看见天气不好，那就早点回家好了。你若是自己做小业主，那老天下刀子下狗屎，你都逃不掉。

2004年2月有一天，与一个家长约了下午要来我的 Kumon Math and Reading Center 报名，没想到在向她介绍 Kumon 课程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雪了，报完名后开车回家，在第一个红绿灯时虽然车速已经是很慢了，还是刹不住，突突突就与旁边那辆车一起闯红灯了。幸好另一个方向的车都还没有起动车，心里扑扑乱跳，不断求菩萨保佑。不久转到一条大路上，刚好是下班时间，雪下得又大又急，铲雪车来不及铲雪，路上很多乌龟一只接一只地慢慢爬。我开着通用的七座大 van，象一只大白乌龟，爬得慢之又慢。突然我前面的几辆车，慌慌张张的，象逃命一样加速，一看，原来是对面方向的一辆车转了个九十度，往我们这边撞来，这运动合成的结果，是那辆车与我的车交汇，我若加速又怕撞上前面的车，刚好路边是森林保护区边缘的一块大草地，我不顾一切加速冲上草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辆车还是撞上我的车了。幸好开的是这么大的一辆车，要是小车被拦腰一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警察来处理现场后，我不敢从草地上倒车到大街上，叫警察帮忙，他不干，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子倒退到大街上，战战兢兢地开回家。打那以后，每年的冬天，电视天气预报每天必看，每次下雪都是万分的紧张。二零零六年朋友介绍我读《与神对话》三步曲，发现那神每次谈到完美的事物，总是用雪花来比喻，“the perfection of snowflake”，我想既然雪花这么完美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。心情放松，每次下大雪，就不显得那么难过了。现在也不那么执着去看天气预报了。

芝加哥一年遇一百次的雪，每年有五个多月听不到鸟语，闻不到花香，怎么一个闷字了得。这日子还要过，乐子还得找，农闲了，自己也要好好休息生养，摸摸钢琴，重复又重复弹弹那几首歌，要么就看看 Jane Austin “傲慢与偏见”那六部大片，又长又慢又浪漫，再就

是红楼梦中英对照，一句一句地读，反正又不打算把它在二十个冬天读完，享受这个过程就好。

有时想来点刺激，带 Pix 到后院，与“狼”共舞，只要我把雪靴穿上，它就要不断地追着我，把它那长鼻子伸到我的靴子里，想在里面掏个小兔子。还有和小儿子一起在后院打雪仗，堆雪人，当然是我们俩个对 Pix 一个，它被我们的雪球打得开心乱跑，好玩极了。一般是干雪打雪仗痛快，湿雪堆雪人容易。干雪是很难堆成雪人的，要用温水把雪化开，捏成一个小球，再慢慢地把它滚大，很多时候是怎么也滚不大，放弃算了，还是打雪仗来劲。湿雪就容易了，在地上一滚，能把整层的雪滚起来，很快就堆成一个大雪人了。

各位看官，不要以为雪天里能找到乐子，我们就会在芝加哥做钉子户了。每年冬天一到，总会想搬到南方的。一九九二年在芝加哥唐人街，我为唐人街的经济问题采访了一些社区领袖，商界领袖及政治领袖，一九九三年在唐人街为芝加哥 Park District 就唐人街公园该如何建的课题，我采访了两百多户居民，发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，芝加哥唐人街百分之九十多的唐人是从我老家广东台山过来的，其它的是开平等四邑人，深感谋生之不易，为了讨生活，世界那个角落都可以落地生根了。我们在芝加哥也差不多二十年了，人生最壮年的时期在这里度过，已经是深深地扎下根了，还是希望有机会时，连根拔起，飞回到南方去，到时这篇关于芝加哥的雪的文章，就是我最好的记忆了。



家旁边的 Leslie Park



家前院的大树



后院的积雪



挖地道让 Pix 方便